

An illustration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shows a young man and woman standing in a field. The man is wearing a light blue shirt and dark pants, and the woman is wearing a long, flowing white dress. They are looking towards a small tree with yellow leaves on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yellowish field with some scattered leaves.

一个人的舞蹈

奎之◎著

冲动的青春

青春小说

每个人都有做梦的自由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舞者
舞出青春别样的精彩

An illustra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shows a garden scene. On the left, there is a red rectangular frame with the number '7' inside.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large arched window with a decorative frame. To the right of the window, there is a potted plant with green leaves and red flowers.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yellowish garden with some trees and a fence.

中国华侨出版社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in the top right corner shows a man and a woman standing in a field. The man is on the left, wearing a simple tunic and trousers. The woman is on the right, wearing a long, flowing dress. They are both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where a tree is partially visible.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hazy landscape.

一个人的舞蹈

奎之◎著

冲动的青春

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depicts a garden scene. On the left, there is a large, arched window or doorway with a decorative frame. To the right of the window, a potted plant with large leaves sits on a pedestal.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various plants, including a tall, thin, spiky plant on the right. The background shows a fence and more foliage.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舞蹈/奎之 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7

(冲动的青春)

ISBN 978 - 7 - 5113 - 2678 - 2

I. ①一… II. ①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2310 号

冲动的青春——一个人的舞蹈

著 者/奎之

出 版 人/方鸣

责任编辑/文兰

封面设计/博凯设计·梁宇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165mm × 230mm 1/16 印张/12 字数/120 千字

印 刷/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3 - 2678 - 2

定 价/24.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7
第五章	37
第六章	60
第七章	72
第八章	86
第九章	108
第十章	132
第十一章	153
第十二章	167
第十三章	187

第一章

我对大学生活是带着纯真的心去体验的，追忆起来滋生出人生的甘醴来。大学生活虽不新颖灵动，但它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驿站，值得留恋和追思。

那时，我曾一度陷入怅惘的困境，把自己譬喻为“阶上之苔藓”，无不透露出无助和辛酸。我曾有过对生命的无限憧憬，自始至终思索着人生的课题。

我在校园里有时过分地压抑自己，经常让自己无缘无故悲愁着、感动着。我确实不知自己究竟为何触动善感的心弦。我思忖着这是不是我的悲哀？抑或是我的特色？想得越多，带来了更多的失望甚至是片刻的绝望。我想，每个人都靠意志支撑着孱弱的躯壳，都坚定着人生的信念维持着生命一贯的劳作，所以我不能放弃人生的追求。

在那个秋季，最难忘怀的是我初次上台作自我介绍的情景。

我当着那么多陌生的面孔，心早已跳到嗓子眼了。

我说：“我叫阿成，来自浙江台州，爱好文学、书法，庆幸自己能考入这所大学。很高兴在这儿认识大家。我希望能以后相处的日子里，和大家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同学们给了我热烈的掌声，我的心灵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那些女生们也一个个登台作自我介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珊儿和雪儿，至于其他同学，我记得有些模糊了。

珊儿说：“我祝贺大家都考上了这所理想的大学。我叫珊儿，来自

冲动的青春——一个人的舞蹈

浙江余杭。我有幸能和大家共同度过这四年的学习时光，心里很高兴。我从小就喜欢阅读课外书，特别喜欢拜读名家的作品，这使我更加仰慕文学，所以在高考的时候报了中文专业，希望以后能当上一名语文老师，或是一名编辑，如此而已。谢谢！”

雪儿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大家好！我叫雪儿，来自浙江桐乡。桐乡是我的故乡，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古老的传说，还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大家都知道现代杰出的文学家茅盾先生就是我们桐乡人。桐乡的文化气息很浓郁，年轻人都热爱文学，我庆幸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吧！我来到这所大学深造，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样的愿望不算过高吧？我想说的就这些，谢谢大家！”

为了避免张冠李戴，混淆了女生们的姓名，我特意对长相、身材、气质颇佳的女生们在白纸上作了特别的记录。比如珊儿，我专门画了她的肖像，还联想到了金庸笔下的女主人公周芷若，并配了一段较长的文字说明：属于那种高雅型的人物，有着白玉似的肌肤，婀娜娇娆的身子，出类拔萃的口才；清澈的秋水让我想到了《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玲珑浮凸的前胸让我想到了台湾女星杨思敏，魔鬼般的身材让我想到了大陆女艺人蒋勤勤——我的天！我不敢再痴心妄想下去了……再比如雪儿，同样出彩，人见人爱。我除了把她的脸蛋画在纸上外，还作了如下的文字描述：一位天仙般的女子出现了，给我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她的那双雪亮的明眸是最会说话的；她的微笑就像蒙娜丽莎，有胜之而无不及；她的眉毛似如新月，巧夺天工般地镶嵌在额上，叫人越看越心动，越看越养眼；她的长发如同一团黑色的锦缎，看上去柔顺飘逸，莫名的触感油然而生……这样的女生确实少见，确实令人遐思不绝。

自我介绍结束之后的那个下午，在餐厅我和珊儿、雪儿不期而遇。她们两人是一块来餐厅就餐的。

两位美眉对我微笑。

我赶紧低下头去，说了声：“你们好！”

说完之后，我就匆忙地排队买菜去了。我也不知自己的形象在珊儿和雪儿眼里到底怎样，也许不算太坏吧！她们会以为我是个害羞的男孩

吗？还是有意掩饰给她们看的？其实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对她们有好感。这种好感促使我空暇的时候想想她们——她们说话的声音，她们微笑的表情，还有她们一举一动的神韵。

那时，除了珊儿和雪儿，在我心底已容不下别的女孩了，尽管别的女孩一样很出色。或许，这种良好的初步印象，才引发了后来我骨子里蠢蠢欲动的念头，故事也就这样被开启了……

冲动的青春——一个人的舞蹈



第二章

过了几天，我来到学院的书画社。

名誉社长是中文系的副主任，他姓杨，我就叫他杨主任。我听说杨主任的书法在校园里是很出名的，所以慕名而去。

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学院书画社的一员，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事前我早准备好了个人简历，在简历中详尽地叙述了自己在高中阶段已在书法领域获得过什么什么奖项，并且荣幸地参与过某某有名的区域性活动，如此便能给自己添色不少。

我把个人简历递给杨主任，杨主任接过后仔细地浏览了一遍，赞许地点点头。他抽出一张白纸，示意我在上面胡乱地写上几个字给他瞧瞧。我马上应允。

其实嘴上说得太多也没用，还是要看你当场如何泼墨挥毫。

我不管是用毛笔，还是用钢笔，都是很拿手的，区区几个字能难倒我吗？写好之后，自我感觉良好。果然，杨主任连连称赞我。我以前的付出和努力，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别人的肯定与认可，心里甜滋滋的。

杨主任当场就让我加入了学院的书画社，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内心的喜悦早已掩盖了苦闷。我好像已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在这之后，我经常向杨主任讨教书法上的技巧，杨主任不吝赐教，有什么说什么，想到什么说什么，他还谦逊地说这是相互切磋，不必言谢。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激。

此后，我会在每个星期的某个约定的时间内准时到达书法现场，和

那些志同道合的书画爱好者一起交流创作经验和心得，取长补短，努力创作出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来。

期间，我在学院的书画展厅展出了自己的部分书法作品，前来光顾的师生络绎不绝。我赢得了师生们的一致认可，好评如潮。

在这之后，我更加刻苦地练笔，书法突飞猛进。

我不仅承担了班级里黑板报的撰写重任，而且还在团委、学生会的宣传栏里大显身手。

我所有已取得的成绩，女孩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我心里热切地期盼女孩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和我的为人，特别是珊儿、雪儿，要是她们能做到，那将是我荣幸之中的万幸。

我宁可自己瘦成猴子，也要为自己争得一份荣誉。

我一直期待着，期待着。

我的名声鹊起。期间，女孩们都羡慕过我，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我觉得别人对我的美誉，它的重要性似乎已远胜于书法本身，但我并不因此沾沾自喜。

书法之外，我又觉得写作既是我所学专业的重要部分，也是我所要达成的终极目标。在我心目中，文学和书法一样都不能偏废。

所以，我参与了学院文学社的写作竞赛活动，目的是要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加入学院文学社，成为一名光荣的文学社的社员。如果我能幸运地加入，我想我一定也能在学院文学社得到更好的锻造。

现场作文竞赛，写校园生活，题目不限。如果谁的文章更有特色，谁就可以成为学院文学社的社员，还有机会、有希望当选文学社的社长助理——名誉社长是中文系的李副教授，社长叫大军。

竞赛的精英大约有几十来个，入选的方式按人数1:3的形式进行，而能当上社长助理的人仅有两位——正、副社长一般由高年级的学子担任，我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竞赛我班里的珊儿、雪儿也积极参加了，谁叫大家都爱好文学呢！

现场作文竞赛开始后，大家都投入到紧张的写作中去。

对于校园生活，自进入大学后，还未有深层的体验呢！这可怎么





办？这下不是很糟糕吗？我搜肠刮肚一时想不起什么好的题材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还没有下笔呢！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吗？难道眼睁睁地看着社员的名分和那助理的位置拱手相让一点也不心疼吗？

我往右边一瞥，珊儿在不停地撰写着，好像思如泉涌，有许多真心话要倾吐似的。

我忍不住偷看起她落笔成行的文字。没想到她还能写出这么清秀的字儿来，真得匪夷所思。

珊儿似乎察觉到我在看她的作文，轻声而不屑地问：“怎么，不会写是吗？”

我发觉她没有转过头来看我一眼，甚至于没有歇笔抬一下头。我就在心里嘀咕了：珊儿实在太狂了！她还挖苦我不会写作呢！这是什么话来着？走着瞧吧，我非得露一手让你惊叹不可。

于是我就极力思忖着校园生活中的素材。可能是因为受了她的语言刺激的缘故，我的思维异常活跃，过去的件件琐事乃至生活中的小小细节，都能跳跃出来，在我的脑海掠过。

我想，我大概已进入最佳的思维状态，创作灵感马上就要闪烁而出了。

我再三斟酌，选择了最熟悉不过的校园军训生活。

我从自己的主观情感入手，从描写教员开始，慢慢叙来，对感人的几个细节描写尤为重视，以求达到维妙维肖、呼之欲出的效果。

我在写作过程中也有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但我还能做到以饱满的感情投入来消纳语言上的笨拙。特别是在写到教员如何严格要求我并且用铁拳击打我的胸膛的那一幕，我更是将当时矛盾的心理展露无遗，刻画出他雷厉的性格和我委屈受虐的复杂心情。

我如有神助地在规定时间内提早完成了作文，而且感觉这是一篇得意之作，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审美上都接近或达到了艺术水准，令自己非常满意。

这么来着，那社员的名分也就水到渠成了，那社长助理的位置也非

我莫属了。我想想不会再跳出一匹“黑马”吧！这样的佳作，舍我其谁呢？除非是杞人忧天，想得有些多余了。

我放下钢笔，像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回眸看见珊儿还在埋头写着，心里就有莫名的快意。我是不是在心理上已经战胜了她？她也不过如此呀！写作速度跟我差远哩！

但我很想知道她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我不知为何很在乎她的作文。只要能够拜读一下也心安了，否则，我怎么能放下这颗悬着的心呢？此时，我就觉得别的对手都显得那么不重要，甚至微不足道，唯独珊儿，我始终耿耿于怀、提心吊胆的——好像除了她，作文竞赛的现场就没有人能对我构成威胁的了。

终于，我见她收笔了。

她的脸上洋溢着微笑。

现场作文竞赛结束，我直起身子，没想到此刻我与珊儿就这么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下。

我近距离地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庐山真面目”，心跳早已提速。

珊儿对我表示了诚意：“写得怎样？”

我答非所问：“差不多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写得好就好，不好就差呗！干吗拐弯抹角的。”

出于礼貌，我只得坦诚地道歉：“不好意思。”

珊儿可能认为我是知书达理的男孩，说：“以后多多探讨文学，交流一下写作技巧和经验。”

我恭维了一句：“那自然荣幸得很。”

珊儿灿然一笑，与我并肩走出竞赛现场。

我和她谈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她说话句句在理，这想必是文学熏陶的魅力吧！

这次现场作文竞赛之后，我们就静候着好消息了。

再次碰到珊儿是在第二天的凌晨，地点是在学院的二号餐厅。

珊儿先跟我打了招呼，于是我俩便一块吃起了早餐。

喝了几口白粥，珊儿问我：“你发表过文章吗？”



我惭愧地说：“以前没有，都放在书篋里，呵呵。今后就说不准了。”

珊儿有些惊奇：“你没有投过稿子吗？”

我欣然作答：“是的。”

珊儿更觉得好奇：“那为什么呢？”

我苦笑了一声：“不为什么。”

静默了一会儿，珊儿说：“阿成，你能不能拿几篇给我欣赏一下呢？”

我很自信地回答：“以后会有这个机会的。”

吃好早餐后，珊儿离席而去。

在不多的交谈中，我感到了珊儿的真诚，也从她的话里捕捉到了信息：珊儿以前可能发表过作品。

于是我热切地渴望创作成功。我若没有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没有经过才艺的磨炼，是根本达不到创作的高境界的，也就与成功失之交臂了。有时候长久的积累是为了更大的进步，而这一过程，就是提升的过程，是超越的过程。

说到这次竞选社员及社长助理，珊儿、雪儿也是煞费苦心地临阵磨枪了一番。特别是珊儿，她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对于这回竞选自是满怀信心胜券在握的。我对自己从来没有过高的苛求，但我的自信绝对不会亚于珊儿。雪儿虽然显得比较低调，对此事表现得很平静，但她内心肯定也是波澜起伏的，因为没有人甘愿舍弃自己喜爱做的事情，更何况若能当选社长助理，那么，就有了在《晨阳》院刊上优先发表作品的权利，谁情愿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呢？

在那次临场写作，我也抬头看过雪儿几眼。雪儿显然已把自己完全融入到写作的意趣中了，根本不会意识到旁观者的存在；珊儿对于写作也是那么忘我和专注——她写作的过程其实就像在一片辽阔的草原上尽情地驾驭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珊儿、雪儿这种辛劳的努力，我想一定能够获得回报的，而这种回报就是时间的问题了。要么她们在这次竞赛中就锋芒毕露、崭露头角；要么她们落选，但能在今后的文学道路上奏响辉煌乐章。

我是很乐意去结识文学伙伴的。因为我对文学怀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崇敬之情。我不信奉什么教派，也不崇拜什么明星，但我对文学以及文学的实践者们深感敬畏。

我不会刻意地拿珊儿与雪儿作系统的比较。对我而言，两人都是值得我肃然起敬的。鉴于此，我以为珊儿与雪儿都是美的化身。我为之动容。

我能从珊儿、雪儿的身影里，从她们的目光里，从她们俯首耕耘的姿态里，找到生命的一个亮点，找到一个心安理得存活的理由，找到高尚的人的行踪。

我乐此不疲。

一个礼拜后的中午，学院文学社召开了集会。

社长大军在台上宣布了现场作文竞赛入围社员的名单，珊儿、雪儿都入选了。我心中一惊：怎么没有我的名额，会不会搞错了？

大军接下来要揭开社长助理的谜底。大家都屏息静气，就仿佛马上就要炸开锅炉一般。

社长助理的名额仅有两位，这对在坐的各位文学爱好者来说都很重要。大家也就在心里焦虑起来，只希望自己能够脱颖而出。结果，在紧张的气氛中，我听到了我的名字。

此时我看到珊儿低着头，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我再回首看看雪儿，我们的目光正好相触。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在众人的掌声中走上了讲台，开始了即兴演讲。

“我叫阿成，初中开始就尝试创作，作品在校内和校外都获得过一些奖项。我朗诵过自己创作并获奖的作品《春》，那是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上；《春》也在校广播站播放过，引起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之后，我对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只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只是尽情地徜徉在文学的天地里。我的付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回报。”

“我就希望能在踏实的学习中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风采。在这种乐趣之中，我会活得更有力量，会感到生命的无穷光亮。唯有如





此，才算得上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人生。”

“最后我想说的是：当你选择了一项情愿终生为之效力的事业之后，你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人生的美丽就在于他能恒久如一地做好喜欢做的事情，而事情任凭你选择，别人没有干涉的权利。所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任职是幸运的。在此，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赖和支持。谢谢大家！”

我只是说说几句感动的话而已，真要是拿演讲一词来蛊惑人心，那是大错特错的了。此刻，我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喜悦和激动之情，也诉说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

我声情并茂的言谈和手势，流露出了我愿意担任社长助理的热情和把文学社搞好的雄心。我已对这次成功当选感到了欣慰和满足，而最后的任职仪式，就像顺水推舟，很自然的了。

我赢得了如潮的掌声。

我发现台下的珊儿和雪儿都笑得很灿烂、很迷人。我快陶醉得不行了。

下了讲台后，我感怀起那天竞赛。我是带着怎样沉重而焦切的心情去实现心中目标的，我又是如何凭藉着自己的实力参与竞争并最后胜出。或许这样的竞赛规则，这种临场作文确实没有什么可供参考的标准；也许文学社的社长及其他成员在我任职之前考虑到了我是男生，才将我顺利地推上了这个讲台。因为文学社的成员以女生居多，男生仅有几个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些已构成了我竞选成功的优势。但这种分析也不是很客观的，毕竟女中精英也是大有人在的，何况像珊儿这样优秀的女生也是令我赏识的。副社长小霄可能看到了我的那份执著和韧性，才奋力举荐，让我优先品尝到了这顿难得的佳肴美饌。

还有一个与我一同选上的也是一位男生。他叫大伟，是历史系的学生。

他一上台就向大家作了个手势表达了谢意。大伟说得很有激情，弄得台下的女生们个个骚动不已，真恨不得也上台抒发一下。

大伟演讲完毕之后，社长大军就登台扮“酷”。

他就像一位领袖一样说开去：“诸位文友，阿成和大伟担任助理，

是众望所归的。他们两人不仅文章不错，工作能力也很出色的，我相信两人一定能够胜任的，在此，我谨以文友的身份表示我的祝愿和勉励。”

“学习和工作同样重要。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生活之中，时时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我们的生命已献给了自己最热爱的事业；我们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泼洒了青春的汗水；我们把人生的奋斗足迹深深地印在了生命的荒漠上了。”

“文友们，请记住，我们都是为了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而不分专业不分年级聚在一起的，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将文学社管理好。希望大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大军的讲演，如高山流水，如瀑布倾泻，气势恢弘，力度深厚，实为社长之美誉，是名副其实的，一点也不沽名钓誉，令我佩服。

社长大军说的是一片肺腑之言，很中听的，我们可以自省、自警、自励。

之后，社长大军宣布了会议的结束，并让我和大伟及文学社骨干成员在会后留下，有事相商。

社员们离席后，大课教室里只剩下五个人：大军、小华、小霄、大伟和我。

我们围坐在大课教室的中央，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开来。

大军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将提纲上的事项一条一条地罗列出来。他首先提到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开展好文学社的工作。虽众说纷纭，但商榷之后意见趋于一致，那就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充分调动各社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文学社的整体凝聚力，尊重各社员的创作要求，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给每个社员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力求百家争鸣，力求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也力求创作题材的多样化，为把文学社创办成为学院一流的文明的健康的社团而共同努力。呵呵，大军的政治语学到家了！

大军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组织好下一期的《晨阳》报的采编和撰写工作。他将极其信任的目光投向了大伟和我，意思是说：你们刚

冲动的青春——一个人的舞蹈





刚走马上任，这是给你们最好的锻炼机会，你们是无法推卸的，是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一艰巨任务的。

我和大伟相视而心领神会。

我自信地说：“我和大伟听取大军的意见，努力把下期的《晨阳》编好。”

大伟也信心十足地说：“刚开始采编肯定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相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

小霄点了点头表示了认同，接着她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依我看，文学社还要靠全体社员的积极参与，多搞些活动，多采集些佳作，适当地给那些进步突出的社员予以奖励。”

小华赞许地说：“小霄说得对，我们的工作离不开社员们的大力支持。若是离开了大家，只靠我们这么几个人，文学社是不会发展壮大的人心向背，社团的存在就徒有虚名了，社团也就好比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社长大军在倾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深表赞同。

他说：“我们本着为社员、为全体师生服务的宗旨，虚心向兄弟学校的文学社团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在实践中大胆巧妙地加以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今天能够取得这样不错的成绩，能在学院各社团中跻身前列、出类拔萃，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如今文学社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还肩负着重任，因为现在已经有更多的人将目光投注到我们身上，我们的一切得失都会引起他们品头论足。所以，我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的工作作风，‘俯首甘为孺子牛’，赢得师生们对我们的信任与赞赏。我要讲的就这么多，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见大家默不做声，社长大军理了理课桌上的资料，说：“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今天的小会就此结束。哦，对了，阿成、大伟，你们争取能够在这星期收集到作品，下个星期我们就开始编审工作，力争下星期就能排版印刷，发放到学校各部门、各个班级以及各兄弟学院。你们明白任务了吗？”

大军做事向来都是有条不紊的，就连刚才的说话也是井然有序、掷

地有声，足见他做人的风格，值得我尊敬。

我和大伟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明白。”

……

可能是我当上社长助理的缘故，女生们都愿意主动地接近我了。珊儿、雪儿更是隔三岔五地往我这儿跑，将她们的习作交由我来审阅。在她们眼里，我操纵了她们文章的生杀大权。她们两人都是文学社社员，只要我愿意拉她们一把，那么作品刊登在《晨阳》上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珊儿见了面就说：“阿成，你帮我把作文改改吧！”

我笑着说：“好呀！”

珊儿说：“那麻烦你了。”

我说：“珊儿，不必客气。”

珊儿对我微笑，我激动得颤栗了一下，觉得自己有些失态。

珊儿问：“阿成，你怎么了？”

我支吾着说：“我没事。我……我很开心呀！”

……

见到雪儿时，雪儿给了我嫣然一笑。

雪儿说：“真没想到你能当上社长助理，请客呀！”

我说：“还早呢！等我当上副社长，再请也不迟呀！”

雪儿说：“呀！挺有野心的。等你当上后，到那时可别忘了我哦！”

我说：“哪能呢！”

雪儿说：“呵，这还差不多！”

……

我和珊儿、雪儿的关系一直很好。大家因共同对文学的热爱而拉近了距离。我得到了她们更多的欣赏和赞许。珊儿有时会问这问那，虽很烦琐，但我乐意，令我整天就像喝醉酒似的；雪儿时常要我帮她修改稿子，坐在我的课桌旁一待就是一个下午。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我似乎要醉了，真个要把以前的自己丢失了……也许我对她们的感情就这样播下了，我的改变也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开始了……